



文/图 牛国栋

【民间风情】

元宵节怎一个闹字了得

中国传统节日的庆祝形式，多为祈吉求祥、吃吃喝喝之类，即使过大年，放鞭炮、聚餐饮酒也多离不开家，出远门仅限于走亲戚，至于清明踏青、放风筝、荡秋千以及重阳登高赏菊之类多属个性化之雅兴，真正以狂欢为庆祝形式的节日非元宵节莫属。一到正月月圆时，平日内敛、关着门过日子的人们便释放天性，一起狂欢，哪里热闹就往哪里扎堆。一个“闹”字，一言以蔽之。

闹元宵是多角度、全方位的，从白天闹到黑夜，从宅院闹到街市，即所谓“元宵杂戏，剪彩为灯，通宵达旦”。元宵节，社火是重头戏，也称闹社火、演社火，指节日中有装扮的各种杂戏，集百戏之大成，山东一些地方叫“玩耍”“故事儿”，更多的地方称为“扮玩”。其中包括大秧歌、踩高跷、舞龙狮、花杠舞、跑旱船、骑竹马、赶毛驴、四蟹灯等，表演内容则是歌舞、戏曲、杂技、鼓乐等多位一体。社火的最大特色便是群众性与普及性，人人皆可参与，人人皆可成“角儿”，自娱自嗨，以闹为先，乐在其中。

闹元宵舞蹈中，秧歌最富仪式感，也最有阵势。济南黄河北岸的商河鼓子秧歌，当地俗称“跑十五”“闹玩意儿”，集歌舞杂耍于一场，表演主要有伞头、鼓子、棒槌这三种器物为标志的三大角色，偶有丑角加入。表演基本特征是以跑跳为主，所以称“跑秧歌”而非“扭秧歌”。表演者皆为男性，威武雄壮，欢快热烈，节奏感极强。

海阳大秧歌流行于山东半岛黄海之滨，为胶东百姓所喜闻乐见。早年当地民谣唱道：“乡下秧歌进了城，先拜娘娘后耍景；正月十五不进城，过日来了撵出城。”说明秧歌早已成为元宵节不可或缺的戏码。海阳大秧歌也属“跑秧歌”，表演者男女混搭，但有大场子和小场子之分，大场子为群舞，声势浩荡，锣鼓铿锵；小场子分独舞、双人舞和多人舞，表演细腻，风趣幽默。

淄博周村、博山及济南章丘等地，自古流行表演形式颇为奇特的抬芯子，成为当地最受欢迎、影响力最大的扮玩项目。鲁迅在《朝花夕拾·五猖会》中就写到了“高跷”“抬阁”“马头”，“抬阁”便是抬芯子。这一表演起源于明朝，清康熙年间最

为盛行。其表现手法受颤轿启迪，是将铁杆固定于台式底座支架之上，再将表演者固定于铁杆上，看似立于他人头顶、手掌或脚尖之上，因远看酷似蜡台上的灯芯而得名。又因需多名男壮劳力轮流肩扛，故也叫抬杆。

抬芯子大致有四种形式，一是用特制的木方桌做底座，由四人抬行，名为桌搁；二是将铁杆绑缚在壮年男子身上，再将表演者固定在上面，谓之头搁；三是由众人抬一碗口粗木杠，杠上固定数个铁架，再绑缚各类角色演员，名为抬芯子；四是以车为底座，名叫车芯子。为减轻重量，上抬杆的演员大多是儿童。身着戏服的小演员被固定在铁杆上，扛芯者走着秧歌步，小演员在上方做各种表演，表演内容大多取材于传统戏曲，如《小放牛》《三打白骨精》《穆桂英挂帅》《吕洞宾戏牡丹》《打渔杀家》《青蛇白蛇》《哪吒闹海》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《王小赶脚》等。还有一种转芯子，即表演者在芯子上翻跟头，也叫跟头芯子。

济南章丘区文祖街道的三德范村，每年元宵节都举行扮玩活动。正月初七以后，村内十条主要街巷的居民便自发组织扮玩活动，每条街巷组织一支扮玩队伍，分别在中午和晚上走街串巷，相互比试。正月十四、十五两天是全村汇演，热闹异常。而芯子成为这个古村扮玩中规格最高、影响力最大的项目。

当一轮圆月挂于夜空之上，元宵节也进入最迷人的时段。街市张灯结彩，满眼火树银花，随处可见人山人海。宴饮中，北方吃元宵、南方吃汤圆绝不能少，走出家门观花灯、猜灯谜，也是不得不进行的仪式。如唐人崔液《上元夜》诗云：“玉漏银壶且莫催，铁关金锁彻明开。谁家见月能闲坐，何处闻灯不看来。”

过去，元宵之夜还有“走百病”的讲究，夜里城门都不关闭，平日躲在深闺的女子也不再被禁足，都会游走街头、过桥渡厄、登城头，因此元宵之夜也极有可能成为“定情之夜”。如北宋欧阳修《生查子·元夕》：“去年元夜时，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，人约黄昏后。”济南老乡、南宋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的表达则更为含蓄：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

（本文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、文化旅游学者）

【史海钩沉】

曾巩与济南泉水的诗缘

□戴永夏

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，不但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，也是政绩卓著的政府官员，尤其在任齐州（即济南）知州期间（1071—1073），他对济南的社会治安整治、利民工程修建、减轻百姓负担、名胜景点建设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贡献。同时，他还写出了许多赞美济南的经典诗文，在济南留下了不凡的政绩和文绩，深受百姓爱戴。

在曾巩主持下，当时的济南兴修了不少利民工程。如他在明湖北面修筑北水门，根除了市区北部的水患；又修筑桥梁，改建驿馆，开通由长清去博州（今聊城）、直达魏州（今河北一带）的官道，大大方便了济南与各地之间的交通。熙宁六年（1073），曾巩还在济南西南的泺水之滨修建了“历山堂”“泺源堂”，大大方便了外地到济南公务和旅游的宾客，并写《齐州二堂记》以记之，赋予这宏丽的殿堂以深厚的文化意蕴。

在任济南地方长官的两年时间内，曾巩跟济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他十分喜爱济南的山水名胜，诗集中有许多咏唱泉城风光的佳作。诸如大明湖、趵突泉、金线泉、舜泉、漱玉泉、鹊山亭、水香亭、北渚亭、芍药厅、华不注山、灵岩寺等著名景点，都在他的诗篇中留下了引人注目的倩影。正如清初著名诗人王士禛所言：“曾子固曾判吾州，爱其山水，赋咏最多，鲍山、鹊山、华不注山皆有诗，而于西湖尤焉。”

曾巩咏名泉的诗有多首，其中以《趵突泉》一诗最为著名：“一派遥从玉水分，暗来都洒历山尘。滋荣冬茹湿常早，润泽春茶味更真。已觉路傍行似鉴，最怜少际涌如轮。曾成齐鲁封疆会，况托娥英诧世人。”诗中说，玉符河水自地下流来，从趵突泉中喷涌而出。这泉水冬天也是温的，能使蔬菜照常生长；这泉水又异常清冽，用它泡出的春茶味道更为清香。这清清的泉水流经路旁，如明镜可鉴，池中的泉水日夜喷涌，像车轮飞旋。正是在这世所罕见的“风水宝地”，当年齐、鲁两国国君曾为边界问题谈判会盟；而泉边的娥英祠又有娥皇、女英的动人传说故事，这更令世人不胜惊叹。全诗由趵突泉的水质、功用写到它清澈喷涌的景象，末句又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神话传说作结，从不同的角度，写出趵突泉的美丽壮观和深厚的文化底蕴。

曾巩的另一首《金线泉》，是最早写金线泉的诗。诗是这样写的：“玉甃常浮灏气鲜，金丝不定路南泉。云依美藻争成缕，月照灵漪巧上弦。已绕渚花红灼灼，更萦沙竹翠娟娟。无风到底尘埃尽，界破冰绡一片天。”这是一幅多么美丽的山水画卷！你看：

金线泉上总是浮动着蒙蒙的水汽，蜿蜒的金线在水面上摇曳。白云倒映在水中，与缕缕荇藻相依相伴；弯弯的月亮映入池中的金线上，如同弓上了弦。金线纠缠着倒映在水中的繁花、翠竹，显得花更鲜艳、竹更秀美。静静的泉水清澈见底，了无纤尘，倒映在泉中的蓝天像一片透明的薄纱，被金线从中间划破……诗中巧用贴切的比喻和丰富的联想，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金线之奇和金线泉独特的美容秀姿。

曾巩还写过一首《舜泉》诗，借咏舜泉抒发自己的抱负和情怀：“山麓旧耕迷故垒，井干余汲见飞泉。清涵广陌能成雨，冷浸平湖别有天。南狩一时成往事，重华千古似当年。更应此水无休歇，余泽人间世世传。”诗人来到历山脚下，凭吊舜耕历山的遗迹，感慨万千。尽管舜耕过的田垄已看不到了，但他开凿的井泉还照旧在流水。这舜泉之水不但汇集成美丽的大明湖，而且还有致雨的神力。如今尽管大舜已经死去很久，但他的业绩千古不朽，他的恩泽会世代留传。诗人所表达的，正是济南百姓的心愿。

曾巩在任齐州知州时，还写过一篇《齐州二堂记》的散文，详细探究了趵突泉水的来源及它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，讲述了在趵突泉边建历下堂、泺源堂的起因及命名的根源，并得出了“齐多甘泉，冠于天下”的结论。文中说：“而自崖以北至于历城之西，盖五十里，而有泉涌出，高或至数尺，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。”可见，“趵突”这一称谓当时还只在民间流行，是群众根据泉水喷涌的声音，用“噗嘟”“咕嘟”之类的象声词来称呼泉。曾巩直接将民间流行的语汇用于诗文创作，正式将古槛泉改称“趵突泉”，使得“趵突”一名从此日益响亮，并广泛流传开来。

曾巩的爱泉情结，还体现在他写的其他诗文中。如他在《西湖纳凉》一诗中写道：“问吾何处避炎蒸，十顷西湖照眼明。鱼戏一篙新浪满，鸟啼千步绿荫成。虹腰隐隐松桥出，鷓首峨峨画舫行，最喜晚凉风月好，紫荷香里听泉声。”诗中主要写盛夏在大明湖边避暑纳凉的情景，通过写鱼戏、鸟啼、新浪、绿荫、松桥、画舫，将盛夏大明湖描绘得充满生机。特别是尾联两句，诗人说他最喜欢在晚凉的清风里，嗅着阵阵荷花的清香，听那趵突泉哗哗的喷涌声……“紫荷香里听泉声”，确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在诗人笔下，大明湖和趵突泉并肩比美，紫荷与泉声交相辉映，进一步写出了济南湖光泉色的美丽多姿。

（本文作者为济南出版社编审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原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）

投稿邮箱：qlwbrwqilu@163.com